

“你为我留下一篇春光，却教我年年寂寞度春光。直到我做新娘的日子，才开始不提你的名字。可是命运偏偏作弄，又使我们无意间相逢，我们只淡淡地招呼一声，多少的甜蜜、辛酸、失望、苦痛，尽在不言中。”姚莉说，这首带着丝丝哀愁的《恨不相逢未嫁时》，是她哥哥姚敏与陈歌辛赠予李香兰的礼物。起因是他俩同时爱上了这朵馥郁芬芳的“夜光杯”，却又未能获得爱的回报，但这并不妨碍两位“情敌”携手，以歌传情，记录下那难忘的“三角恋”。老派文人的襟怀，今人的确无法企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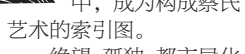
### 从李香兰到蔡明亮

去日本干，在东京盘桓数日，不知怎的竟想起了那段陈年往事，忍不住给李香兰挂了个电话，号码自然是姚莉给的。虽说素昧平生，听到来自上海的问候，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讶异和兴奋，问东问西，如同孩童般好奇。不过，她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大光明”和“兰馨”，这两座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文化地标。那一口脆亮娇媚的京片子实在叫口无法和一位年逾九旬的长者联系起来。“想着该和你喝杯咖啡！”她自言自语道。无奈那几日前老人正罹

亮偶然谈及此事，他不禁莞尔。没想到，每每走访东京，大导演如蔡明亮者，居然和我以同样方式朝拜他心中的女神李香兰。彼时的蔡导演尚未造访过上海。因为，对他来讲，上海是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是李香兰歌里的上海，倘若冒冒失失闯入现实，梦幻恐怕瞬间破碎而沦为泡影。故而，他宁愿以观察者的姿态，远远眺望这座令他魂牵梦绕的都市。

蔡明亮怀旧情绪浓烈，举凡老戏院、老电影、老物件、老情歌，均令其陷入迷思。关于那些上海老歌的记忆脉络可以追溯到他的确无法企及。那时，父亲以摆面摊、养鸡、种胡椒为生。闲暇之余，一边抽烟喝咖啡，一边挨着收音机听歌，李香兰、白光、周璇、姚莉……不一而足。稍长，又钟情于越剧电影《追鱼》，“影片中色调粉粉的，就像水彩画一般，美人鱼游弋的婀娜身姿，曼妙之至”。当然，他对张爱玲居港期间所编电影《南北河》更是如痴如醉。戏中香港人与上海人

以不同方言斗嘴，在他看来，简直就是一幅活色生香的风俗画。所有的这些，日后都慢慢渗透到他的电影中，成为构成蔡氏艺术的索引图。绝望、孤独、都市异化的忧郁沉思，是蔡氏影像的永恒标签。和其他导演不同，他的电影通常没有对白，没有强烈的动作，也没有曲折的故事。却偏爱以行为与思想的跳跃性来铺陈情节，传递都市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和对爱的渴望，《你那边几点》《天桥不见了》《天边一朵云》等均属此类。其实，蔡明亮如此创作风格也与其成长经历不无关联。学生时代，他频繁转学，因不适应新环境常被称为“青岛鸟”，



意思足脸臭，不合群；父母开面馆忙不过来，将他交给外公外婆照顾，等再回家，发现与兄弟姐妹已有隔阂。于是，他乐得和外公一起躲进电影院，或独自一人躺在床上耽于冥想，有时还会设计出各种离奇情节，想着如何逃离这俗世。因此，蔡明亮所描绘的孤独并非负面概念，相反，倒是一种率真的表现。蔡氏影像于孤寂肉身与心灵抚慰的双重呈现中，为大众提供一味疗伤的良药，安放都市人迷失的灵魂。

识！客房能上网，我查到了“最新消息：北冰洋海冰面积已降到410万平方公里，创下30多年卫星观察史上的最低值！”“如果两极融化，全球海水将上涨60米。”还有预测海面上涨50米后的陆域地图，显示我们当天置身的那个丘陵地带，也将沉入海底。真难以想象，某天深夜，这个客房的落地大窗会像铁达尼克号沉没时那样，玻璃突然爆破，海水冲决而入，然后游进鲨鱼，飘满海藻……

眼下的城镇，全都在建高楼大厦，普遍喜好玻璃幕墙和大窗户，即使日照充足的南方也如此。我不由担忧：今后空调控温需要耗费多少能源啊！地球经得起这样的消耗吗？记得有位环境专家忧虑感叹：“为了今天的享受，我们正在典当未来，但是子孙后代将用什么来赎回它呢？”

生活小记 闹腾半天，竟把最紧要的东西给落了。



### 最大的公共厕所

我自退休(1985年)后很少上街东走西走，偶尔路过八仙桥，不认得了。黄金大戏院没有了，它隔壁一衬衫店、鹤鸣鞋帽、一家双开间的照相馆……好多都不见了。坐落在西藏路的路中央的公共厕所理所当然也拆除了，这座厕所立在路中央四方特显高大，占地毛估估约有三四十平方米，高度超过无轨电车悬空的电线，有人夸它是第一大公共厕所。它还有一桩笑话，有人贴出招租，说有一处房屋出租，大卫生独用，联系电话477,577，谐音水(尿)吃吃屎(尿)吃吃。

上海的人口组成，四方杂陈，社会生活又是丰富多样，人们就会凭借见到听到的事物，发挥创造想象，编出种种奇谈怪论，若将其收集编撰不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社会文化？

安排。殊不知，幸福背后往往是勇气与付出。身为作者导演，蔡氏影像充斥着生活在破败角落的孤独者，寂寞无助的边缘人，要讨观众喜欢，不易。更要命的是那纹丝不动的长镜头，看得人昏昏欲睡。《是梦》中，马来西亚演员蔡宝珠在戏院里边啃梨边看电影，不时地还要勾引后面的情人，那个梨足足吃了七分钟。而在《爱情万岁》中，杨贵媚端坐于公园长凳，周围到处是小石头和烂泥，萎顿的花草东倒西歪，一片狼藉。杨贵媚哭声震天，历时十余分钟而未有中断，镜头却

自始至终保持死一般的沉静。蔡明亮告诉我，他想用如此长镜头捕捉贴近真实的感觉，以看似静止的画面表现另一种意义的流动性。这固然是艺术家个性化追求，只是对观众耐心考验十足。因此，他的作品赞扬与贬斥永远同样高涨。

有人戏称，在法国人眼里，台湾的天空永远是灰暗的，台湾只有一个导演蔡明亮，一个演员李康生。小康是蔡氏影像的符号。关于蔡、李两人关系，坊间有不少传闻，蔡明亮倒也坦然：“说我和小康，未免看低我了。人的感情很复杂，未必一定有某种关系，它就是命运的安排。”蔡明亮当初为拍一单元剧，找小康来演罪犯儿子，他那如机器人般的迟缓与不自然，在镜头里反而呈

现出另类的自如与松弛。从此以后，蔡氏电影的故事永远围绕小康衍生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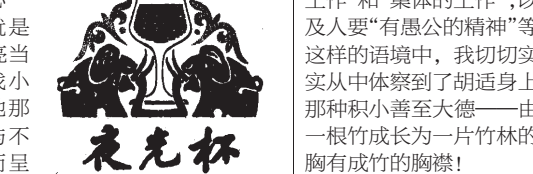
胡适晚年在台湾时的秘书胡颂平曾编有《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以下简称《谈话录》)一书。《谈话录》1961年6月14日记载，胡适是日用晚餐时，因吃“油焖笋”而想起他早年种竹的往事。当时胡适用筷子指着碗里的“油焖笋”回忆道，他当年出国后第一次从美国回到家不久，母亲便告诉他，他早先种下的笋，现在已经长成一片竹林了，这片竹林就在菜园子里。胡适听罢很不解，因为他并不记得自己曾经种过笋。母亲见他不信，就建议他到菜园子里去亲眼看看。胡适说，“母亲既然吩咐，我就去了。进了菜园，我一看全是长满了笋。园里为保留一点种菜的田地，中间用砖起了一道墙。笋还是在墙的这边长出来，另外还向那边别人的园子里发展了去，总有成干根的竹子。我回来之后，母亲告诉我，在我十二三岁时，有一天傍晚时分，看见房族里的一位春富叔，用棒挑着一大捆的笋，很重，走得很快，他看见我在路旁，递一根给我，说：‘糜(胡适先生的小名)，这根给你做烟管。’等我仔细一看时，他已走得很远了。我拿回家对母亲说：‘春富叔给我做烟管，我又不会吸烟，把它种在花坛里罢。’我那次回家之后在上海过了四年，再到美国七年，共十一年不曾回家。原来这一根竹在花坛里很快地生长，发旺起来，花坛太小了，母亲叫人把它移到菜园里去，家里又不吃它的笋，十一年之间就旺满了菜园了，这是一根竹起来的。”(见《谈话录》)

### 看竹

胡适十二三岁时种下的一根笋竹，十一年后竟变成“旺满了菜园”的一片茂盛竹林！我揣测，胡适那天看竹，虽然眼前的竹依然还是竹，但似乎又不尽然，因为这些竹已不再是原先种下的那一根竹——它已蔚然长成一片青翠的竹林！而另一个事实是，眼前这满园竹林，又分明是从他最初种下的那一根竹发端所长成。

1960年6月18日上午，胡适曾在成功大学毕业生毕业典礼上讲话时，说到一个人离开学校进入社会，要多发展一点业余爱好，对自己要有一点信心。在胡适看来，这些应该是一个学子成长和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这就使我联想到了他孩提时代曾经种下的那“一根竹”。一个人只有在

早期的人生经历中种植下作为立足根本的“一根竹”，方可望日后长成一片蔚为壮观的为人处世，及学养和素养上的“满园竹林”。综观胡适一生，他在为人处世、学养和素养上的种种垂范，即昭示着这样的事实。这同时也显示出胡适的胸襟。他曾说过，“一个人的生命有限，但是人类集体的生命无穷。一个人的工作有限，知识有限；而集体的工作无限，要研究的学问无穷；如果有愚公的精神，那怕什么事不成功！”从胡适所说“一个人的生命”和“人类集体的生命”、“一个人的工作”和“集体的工作”，以及人要“有愚公的精神”等这样的语境中，我切切实实从中体察到了胡适身上那种积小善至大德——由一根竹成长为一片竹林的胸有成竹的胸襟！



紧靠乌鲁木齐北路的愚园路上，有一片排列整齐的奶黄色外墙、红瓦房顶的三层楼房。它就是建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有名的老弄堂“愚谷邨”。

### 愚谷邨轶事

陈造奇

父母亲从结婚开始，在这里住了近半个世纪。在我们孩提时代，在这里经常能听到钢琴、小提琴声，还有京剧练唱。

“愚谷邨”是1934年由广东潮阳人陈楚南投资开发，华信建筑设计师事务所杨润玉、杨元麟采用中西合璧的设计构思。名曰愚谷邨，“邨”是“村”的异体字，含有城市里的乡村之意，也有乡村城市化的寓意。“愚谷”二字出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大智若愚”(北宋·苏轼)和“虚怀若谷”(战国·《老子》)，意指聪明人表面上好像愚笨，而大度的胸怀谦虚得像山谷一样能容纳百川。

在愚谷邨曾居住过许多文化名人，65号先后住过的著名作家就有魏

